

經典戰役 Vol.2

GERMAN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

精闢剖析德國在二次大戰發動的經典戰役

深入探討經典戰役的激烈過程與實況

扭轉戰局的史達林格勒之役

鐵棺材—德國U艇的生死搏鬥

庫斯克的戰車大決戰

黑暗死神—夜間大空戰

步履維艱的義大利攻防戰

最長的一日—諾曼第登陸

失去的勝利—阿登森林大反攻

軍事連線
Military Link



經典戰役 Vol.2

GERMAN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

克里斯·畢蕭 (Chris Bishop) 與亞當·華納 (Adam Warner) 編著

張德輝 譯





軍事連線 Mook08

經典戰役Vol.2

GERMAN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

發行人：謝俊龍

作者：克里斯·畢蕭(Chris Bishop)、
亞當·華納(Adam Warner)

文字編輯：苗龍、李政峰、張德輝

翻譯：張德輝

視覺設計：雅圖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出版：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發行：軍事連線雜誌

地址：106 台北市安居街118巷17號

電話：02-23640872

傳真：02-23640873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經典戰役 / 克里斯·畢蕭(Chris Bishop),

亞當·華納(Adam Warner)作；張德輝譯.

-- 臺北市：胡桃木文化出版；

面； 公分

譯自：German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

ISBN 978-986-6874-40-6(平裝)

1.第二次世界大戰 2.閃擊戰

712.843

102021112

國內總經銷：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19號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本書如有缺頁、製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本刊圖文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軍事連線 © 2008 Knowledge House Press.

經典戰役 Vol.2

GERMAN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

克里斯·畢蕭 (Chris Bishop) 與亞當·華納 (Adam Warner) 編著

張德輝 譯



NLIC2971040387

軍事連線

Military Link

4 史達林格勒之役

史上沒有任何一場戰役會比史達林格勒之役還具重要性。在這座窩瓦河畔的城市爆發激戰之前，德軍正邁向勝利，但戰鬥結束之後，納粹德國無可避免地走向敗亡。

14 鐵棺材：U 艇的末日

到了西元一九四三年初，情況顯示鄧尼茲的 U 艇艦隊似乎正贏得大西洋之役。更多的德國潛艇被派到海上，盟軍船艦的損失亦愈來愈慘重。

22 突擊義大利：分裂軸心國

西元一九四三年夏，軸心國部隊全數被逐出北非之後，盟軍展開下一步行動只是遲早的事。不過，德國和其盟友守衛著北岬至土耳其邊界的海岸線，從哪裡下手，是盟軍頭痛的問題。

32 閃擊戰的末日：一九四三年的蘇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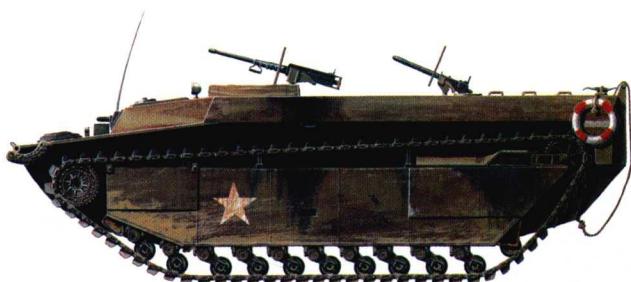
在東線戰場，德軍於史達林格勒的潰敗是這場大戰的轉捩點。過去所向無敵的德國裝甲部隊無法再為敵人帶來浩劫。自此之後，蘇聯紅軍將主宰戰場。

42 夜間空戰：黑暗死神

五年來，德國空軍和英國皇家空軍的戰機在歐洲的夜空中進行你死我活的爭鬥，這是一場由資源和科技來決勝負的戰爭。最後，德國抵擋不住來襲的轟炸機，他們的城市也在無情的大火中焚燒殆盡。

增加四倍的軍力，U 艇戰力的提升使得納粹德國經濟的危機更形嚴重。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四日，被斬殺的德軍將士數達到一百三十萬人。

那時希臘為了邁向勝利，誓言打遍堅長的諸大帝國，並助長了德國人遠征威尼托的狂熱精神。相對地，羅馬則在北非的突厥戰場上，被逐出北非。



54 古斯塔夫防線：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 的義大利戰場

德軍的西南區總司令艾伯特·凱賽林元帥決定不讓敵人輕鬆攻占義大利。隨著德國的一小批精銳部隊於南方抵擋住入侵者，他也在半島中央設立了一道幾乎是無法跨越的障礙，稱為「古斯塔夫防線」，有效阻撓盟軍向羅馬挺進。

64 D 日作戰：德軍的大災難

諾曼第登陸戰為全時期最偉大的軍事行動之一。盟軍三個空降師和五個步兵師在強大的海、空保護傘下，猛攻希特勒的「歐洲壁壘」。



目錄 CONTENTS



74 從諾曼第出擊

西元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七月的幾個星期中，盟軍仍擔憂登陸諾曼第的「大君主行動」無法成功。從諾曼第灘頭堡陣地的西邊到東邊，德國國防軍皆部署了強大的兵力。第三帝國若要避免走上滅亡之路，唯有全力阻止盟軍突圍。

82 安恆之役：蒙哥馬利的豪賭

伯納德·蒙哥馬利元帥計畫在西元一九四四年耶誕節前結束歐洲大戰。英國裝甲部隊將由傘兵擔任先鋒，深入第三帝國的心臟地帶。

90 阿登大反攻：失去的勝利

西元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阿登森林的大雪中，希特勒投入所有的兵力，進行最後一次豪賭。

100 衝向第三帝國的競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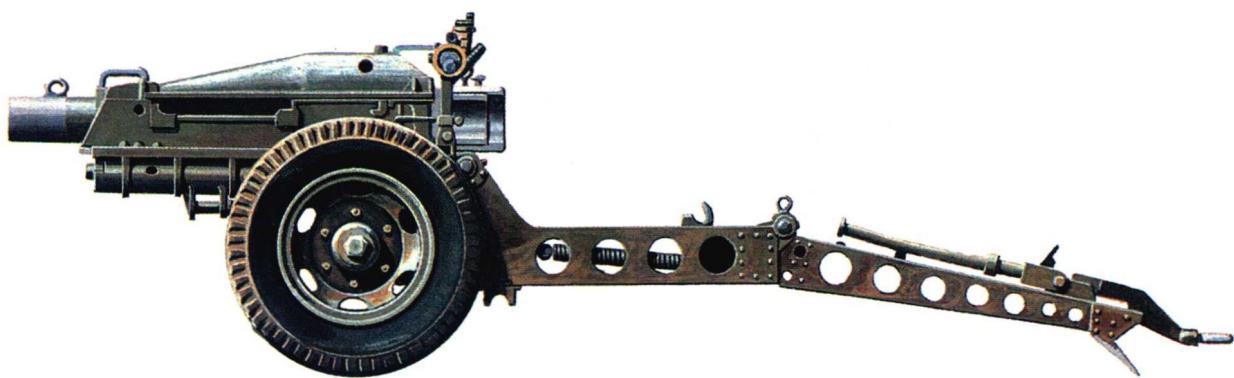
隨著強大的盟軍持續向第三帝國推進，德國國防軍急需派出所有的兵力作戰。然而，阿登森林大反攻的失敗使他們喪失了最後一批後備裝甲部隊，再也沒有什麼能夠抵擋得住盟軍的攻勢。

110 跨越萊茵河與奧得河：粉碎第三帝國

寬闊、湍急的河流是行動倏忽的機械化部隊之主要障礙。儘管西方盟軍和蘇聯紅軍迅速向第三帝國推進，卻遭受兩條河流的阻礙，即西邊的萊茵河與東邊的奧得河。

120 最後一戰：柏林的陷落

西元一九四五年四月，蘇聯紅軍部署了強大的兵力，準備對付一支由老人、小孩和孤注一擲的黨衛軍所組成的軍隊，並拿下最後的戰利品——第三帝國的首都，柏林。





史達林格勒之役

史上沒有任何一場戰役會比史達林格勒之役還具重要性。在這座窩瓦河畔的城市爆發激戰之前，德軍正邁向勝利，但戰鬥結束之後，納粹德國無可避免地走向敗亡。

西元一九四二年夏，似乎沒有人能夠阻擋德國第 6 軍團向史達林格勒挺進。這個部隊是東線戰場德國十二個軍團中規模最大的，他們勢如破竹地穿越蘇聯防線，紅軍的撤退幾乎演變成大潰敗。蘇聯士兵的驚慌失措如同去年夏季一樣，史達林的反應也一如往常地殘酷。他下達第 227 號指令，重點是「不許再退後一步」，該命令不只要處決未經授權而撤退的人，還要懲罰其家屬，就像回到布爾什維克式的「左輪槍紀律」。在一九四二年結束前，超過一萬三千五百人因此遭內政人民委員會槍斃。

當第 6 軍團抵達窩瓦河之際，蘇聯人的反抗愈來愈強烈。史達林的殘酷命令確實起了作用，但群眾真誠的愛國心亦激勵了防衛者。蘇聯士兵的信件中揭露，可恨的侵略者已深入他們的祖國一千五百公里，若無法在此擋下敵人，又能在哪裡繼續抵抗？到了一九四二年中期，所有的蘇聯人都已經了解，納粹份子視他們為「劣等人」，德國的統治就代表將被自認為是主宰者的民族支配。此刻，是為生存而戰的時候了。

史達林格勒是以蘇聯獨裁者的名字來命名（譯者註：格勒為俄文城市之意），紀念他在紅白內戰中的貢獻。該城沿著窩瓦河西岸延伸將近十五哩（二十五公里），建築主要為木製，但也有不少現代化的大廈。那裡有三座新的工廠，即紅色十月鋼鐵廠（Red October Steel Works）、巴里卡迪兵工廠（Barrikady Arms Works）和第澤爾辛斯基牽引機工廠（Dzerzhinsky Tractor Works）。這三座廣大的工業區遭受德軍的狂轟濫炸，已沒什麼經濟價值，卻為紅軍工兵轉變成堅強的防衛要塞。

德軍發動猛攻，可是事實上，他們的戰力比一九四一年時還要衰弱。過去，德國裝甲師直接繞過了明斯克、哈爾可夫和基輔等城市，所以城鎮戰並不常見。到了一九四二年，進攻史達林格勒的德軍僅剩下相對少數的裝甲車可用。德國國防軍大部分的戰車都集結在中央防區，對抗守護莫斯科的蘇聯主力部隊；克萊斯特的第 1 裝甲軍團此時則逼近裡海；而前三個黨衛軍（Waffen-SS）正轉型為裝甲師，他們還在換裝，羽翼尚未豐滿，盟軍進攻第厄普（Dieppe）後不久，又調到法國防範可能的跨海峽突擊。另外，由於黨衛軍有配備新武器的優先權，使得東線戰場的戰車



德軍在 1942 年秋的猛烈轟炸，使得史達林格勒變成一座廢墟，這反而對防衛者有利。史達林格勒之役是近距離戰鬥且無固定據點的最終典範，這樣的作戰方式後來被稱為「城鎮戰」。

補給嚴重不足。這些因素皆表示，如果希特勒要求軍隊攻占史達林格勒的話，就得用較費力的方法，派步兵正面進攻。

第 6 軍團進攻

德國第 6 軍團在二千門火砲和五百輛戰車的支援下，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三日向史達林格勒市中心邁進。不久，第 71 步兵師抵達窩瓦河，將該城一切為二，並讓蘇聯的河運登岸地點陷入火網。紅軍必須以機槍與迫擊砲進行交叉掩護，才能把增援和補給運進城，還有撤離無數的傷患。蘇聯第 13 近衛師急迫地從東岸跨河，卻在一連串的攻擊中蒙受了百分之九十的損失。九月十四日，史達林格勒的火車站於四次易手後淪為一座廢墟。

第 6 軍團的士兵在德國空軍的保護傘下作戰，第 8 航空軍（Fliegerkorps VIII）的戰機每天出擊一千架次。面對德國空軍的空中優勢，蘇聯人發展了一套新戰術，

即盡可能地靠近德軍的防線，讓他們的轟炸機難以進行空襲。

九月十二日的時候，第6軍團的指揮官被召到烏克蘭的文尼察。在稱為「狼人」（Werwolf）的野戰總部裡，希特勒要求弗利德里希·保盧斯為了「歷史的原由」，迅速拿下史達林格勒。保盧斯原本預估經過十天的激戰後進行一段時期的重整，可是此刻，他必須改變計畫。

保盧斯將軍

保盧斯先前為傑出的參謀，擔任過賴赫勞的參謀長，但史達林格勒之役是他首次獨立指揮部隊作戰。保盧斯返回前線後，元首的指示一直縈繞在腦海裡，他的



在史達林格勒的廢墟裡，這名德軍步兵正從他的防禦陣地小心翼翼地探出頭來觀察狀況。蘇聯軍隊以這些斷垣殘壁作為掩蔽，等德軍經過之後再現身，由後方進行突擊。

參謀注意到保盧斯眼睛上方神經的抽搐。不久，這位指揮官還患了德國士兵所謂的「俄國病」——痢疾。

九月間，希特勒持續責令保盧斯盡快拿下史達林格勒。下一個月，第6軍團步履維艱地於這座城市的廢墟中挺進，但取得的領土似乎是一天比一天少。蘇聯紅軍不斷發動逆襲，尤其是在晚上，使他們能夠掌握住窩瓦河西岸的一小塊橋頭堡。希特勒的脾氣愈來愈暴躁，並於九月二十四日解除了軍團參謀長法蘭茲·哈德爾（Franz Halder）將軍的職務。

轉捩點？

就在此刻，在蘇聯紅軍發動大反攻之前，在暴風雪來臨之前，在北非軸心國的橋頭堡遭大軍壓境而愈加縮小之前，希特勒意識到，他已輸掉這場戰爭。華爾特·華里蒙特（Walter Warlimont）將軍拜訪文尼察後於日記中透露：「希特勒知道他的重大賭注完了，蘇聯人不會被這次攻勢擊敗。」希特勒告訴他的將領們，如果未能攻占高加索的油田，就會尋求和平。到了一九四二年十月，情勢很明顯地，A集團軍衝向裡海的行動無法再有所進展，人員與車輛的耗損非常嚴重，裝甲師亦得不到補給，更糟的是，冬天即將到來。

然而，這位狂妄的德國獨裁者並沒有尋求和平。希特勒愈來愈在意窩瓦河畔那座以他不共戴天的宿敵之名來命名的城市。先前，元首命令第6軍團佔領河岸土地，不讓蘇聯的補給由東岸運來；此時，他要求完全征服史達林格勒。

十分巧合地，就在保盧斯飛去會見希特勒的同一天，朱可夫與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將軍亦前往莫斯科見史達林，他們提出了一個野心勃勃的計畫。當時，第6軍團的防線長達二百公里（一百三十哩），正好從史達林格勒的南邊向西北越過頓河，再繞到窩瓦河北方的雷諾克（Rynok）。保盧斯有八個師在城內，十一個師部署於防線上，一個師作為後備。

蘇聯的計畫

朱可夫打算攻擊德軍防線的兩側，切斷史達林格勒城內的敵人。他部署足夠的替補兵力維持抵抗，牽制住第6軍團，然後再集結麾下最傑出的單位突襲保盧斯的側翼。那裡是由欠缺裝備且戰技不佳的羅馬尼亞、匈牙利和義大利軍隊駐守，所以應該抵擋不了蘇聯戰車的大規模攻擊。

正當保盧斯盡全力攻打蘇聯最後幾塊防區的時候，德軍情報部門已確定第6軍團的左翼遭受威脅。由於九個師在十一月十一日全被派去攻打紅色十月工廠的廢墟，所以第48裝甲軍便奉命移往頓河防線。雖然它的名稱為裝甲軍，但兵力只不過是一個僅有四十五輛戰車的德國裝甲師，加上戰車數量差不多的羅馬尼亞裝甲師而已，後者的配備還都是應該淘汰的舊設計。儘管第6軍團佔領了史達林格勒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可是終究未能拿下全城。

因為德軍和軸心國的裝甲部隊一直留在大草原上，史達林格勒之役令人聯想到一次大戰時期的景象。士兵們躲進壕溝裡，雙方的火砲不時相互射擊。戰機偶爾加入戰局，但大部分是在轟炸城市。多半德軍和全數軸心國部隊仍仰賴馬車的補給，義大利與羅馬尼亞甚至還在使用一次大戰的火砲。隨著攝氏五十度的高溫酷夏轉變為秋天，綿綿細雨使得壕溝被水淹沒，士兵的生存困境也更加悽慘。

蘇聯進攻

十一月十九日，保盧斯收到留在大草原上的部隊警告，蘇聯軍隊正以不可思議的力量，從他們的頓河橋頭堡發動攻擊。一個又一個師回報遭受猛烈的砲轟和密集的空襲，還有一波又一波的戰車壓境。有些單位甚至沒有再回應第6軍團總部的無線電呼叫。不久，蘇聯紅軍亦向南翼展開進攻，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即完成包圍，約有三十萬名德國與軸心國士兵受困在城內。而且，第6軍團的冬季大衣尚在二百公里外的塔特辛斯卡亞（Tatsinskaya）火車站。

保盧斯回報，部隊的糧食存量只能夠維持一個星期，彈藥與油料也快用盡。他的幕僚要求趕緊突圍撤退，但上級曼斯坦元帥予以回絕，希特勒堅持必須守住



史達林格勒是重要的工業城，她沿著窩瓦河西岸延伸數十公里。占領這座廣大的城市，很快就成為德軍指揮官的夢魘。



在蘇聯大草原上，德國戰車是橫掃千軍的利器。可是在史達林格勒的街道上，他們一旦癱瘓，就很容易遭意志堅定的防衛步兵摧毀。

「史達林格勒要塞」（Festung Stalingrad）。「要塞」這個字眼並不恰當，德軍根本沒有像樣的防禦工事，只有在瓦礫堆下用剩餘炸藥挖掘的冰冷地洞。

自吹自擂的戈林

就在這麼危急的時刻，德國空軍元帥赫曼·戈林做了致命的干涉，宣稱能夠提供足夠的補給讓第6軍團繼續奮戰下去。先前，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柏林，大大羞辱了戈林一番，因為這位帝國元帥大言不慚地保證過，德國本土絕不會遭受空襲。

大部分參與空運任務的高階軍官以為，德國空軍的補給行動在第6軍團突圍或前往解圍的部隊開進史達林格勒之前，只會維持相當短暫的時期。然而事實上，

第 6 軍團進攻

1942 年 9 月，弗利德里希·保盧斯的第 6 軍團終於發動攻勢，企圖攻占史達林格勒。然而，德軍錯失了奇襲的良機，希特勒調派霍斯的第 4 裝甲軍團前往高加索地區，使得向窩瓦河推進的行動延宕。即便取消命令，回頭的第 4 裝甲軍團沿途遭遇頑強抵抗，未能及時協助保盧斯的步兵進攻該城。

為時已晚

保盧斯權宜之計的行動唯有在敵人挫敗且士氣低迷的情況下才會成功。進攻的拖延給了蘇聯人不少時間增派援軍捍衛這座城市。第 6 軍團的士兵展開第一波攻擊的時候，就發現對手的力量遠超過預期，而且蘇聯人的口號「我們的窩瓦河只剩下一個河岸」，大大激勵了防衛者的士氣。

史達林格勒約有五十萬的居民，他們大部分都被動員起來，挖掘壕溝或反戰車壕。德軍不僅擔心這件事情，那裡廣大的防衛區亦讓他們感到不安。德國的情報部門事先沒有警告各單位，該城沿著窩瓦河延伸長達 30 公里，從河西岸至城西邊，許多地方縱深也超過 8 公里。

德軍士氣低落

第 4 航空軍團的指揮官李希霍芬 (Richthofen) 上將抱怨，第 6 軍團的士兵缺乏鬥志。他於 9 月 22 日記載：「部隊在城市的進展極其緩慢，以這樣的速度，第 6 軍團永遠無法完成任務。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北翼遭受蘇聯的威脅，而且增援單位零星地投入作戰……為了拿下所有的土地，我們得進行無數起的戰鬥，攻占一座又一座的地窖。」

相反地，蘇聯士兵於愛國宣傳的激勵下，在能夠發揮其天賦的環境裡英勇奮戰。儘管蘇聯守衛部隊的裝甲車有限，機動性欠佳，但在城鎮戰中這一點也不重要。他們從瓦礫堆下的地洞，或燒黑辦公大樓的洞窟，或搖搖欲墜的斷垣後方出來作戰；為城市裡的每一條小巷、每一條街道、每一座庭院而戰。



照片中的蘇聯士兵分別拿著 PPSH 41 型衝鋒槍（右）和捷格加留夫（Degtyarev）輕型機槍（左），由窩瓦河的東岸朝西岸的軸心國部隊開火。英勇的紅軍奮力抵抗，使得第 6 軍團無法在蘇聯掌握的地區建立橋頭堡。



每一位知道第 6 軍團作戰命令的參謀都可以算出，戈林的保證是多麼荒謬。

一般而言，第 6 軍團的每日最少補給量為五百公噸，但實際上，光是塞德里茲（Seydlitz）將軍的第 51 裝甲軍就需要五百公噸的補給。第 6 軍團的每日補給不得不少於一千五百公噸才能存活下去，而德國空軍的運輸能力僅有一百公噸左右，即使全部的飛機都投入行動也無法達成此一目標。

寒冷的地獄

史達林格勒的氣溫持續下滑，暴風雪掃過整片大草原。第 6 軍團的士兵躲在地洞裡等待救援，他們的糧食配給只剩下每天二百公克的馬肉和二百公克的麵包，支援部隊的處境也好不到哪裡去，而且從蘇聯戰俘身上早就無法再壓榨出什麼東西。不過，一般的士兵仍相信元首會把他們救出史達林格勒，儘管一大堆的證據顯示事實並非如此。

雖然保盧斯的總部持續傳達訊息，說曼斯坦承諾會拯救他們，還有野戰醫院的女護士已在第一波撤離行動中，搭機離開被包圍的地區。然而，私下了解保盧斯舉棋不定或知道頓河集團軍（Army Group Don）打來電報的參謀早就察覺情況極其險峻。

十二月十二日，曼斯坦派霍斯的裝甲部隊穿越蘇聯的防線，為第 6 軍團打開一條逃生通道。在一個星期

鋌而走險的戰鬥之後，霍斯的戰車軍於晚間逼近史達林格勒，遙遠的地平線上甚至可以看到那裡的火光升起，然後落下。不過，朱可夫早已料到德軍會前來解圍，並採取行動反制。幾天內，蘇聯突破了義大利與羅馬尼亞軍團的防線，他們駐守於史達林格勒西北方的契爾河（Chir）一帶。霍斯的部隊面臨被包圍的威脅，不得不趕緊撤退。

耶誕節前夕，德國空軍的運輸行動宣告失敗。當時，一名積極進取的蘇聯戰車指揮官率領數量有限的 T-34 戰車群，蹂躪了塔特辛斯卡亞機場，甚至摧毀最後幾架正從跑道起飛的 Ju 52 運輸機。第 6 軍團繼續抵抗，但目擊現場的人揭露，德軍士兵已瀕臨餓死邊緣。許多哨兵自尋死路，有些軍官懷著不祥的預兆和多愁善感的心情慶祝完耶誕節之後，亦開槍自盡。為了強化士兵的意志，保盧斯處決了三百六十四名懦弱的手下。

無路可逃

史達林下令於一月殲滅被包圍的德軍，並發動蘇聯的閃擊戰，向城市西方的周邊陣地突進。倖存的德國與軸心國士兵湧進城裡，每一座地下室都擠滿了傷患。任何階級的士兵都染上斑疹傷寒與痢疾，使凍壞的身體更加憔悴。儘管德國人經歷前所未有的苦難，但包圍區的蘇聯戰俘情況更慘。紅軍發現，一些生還者為了活下去而被迫人吃人。



冬天為德國人帶來新的困擾。儘管德軍冬季服裝的品質比去年發放的大衣好得多，可是供給量不足。戈林自吹自擂地保證德國空軍會為第 6 軍團運來足夠的補給，但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一名義大利狙擊兵（Bersaglieri）正迅速越過冰凍的大草原。龐大的義大利第 8 軍團守護著德軍的北翼，但事實證明，他們無法和蘇聯第 1 近衛軍團與第 5 戰車軍團匹敵。

紅色十月鋼鐵廠的激戰

史達林格勒沿著窩瓦河延伸，那裡的防衛區由於一連串的現代化工廠轉變為堅固的防禦工事而難以被攻克，尤其是在第澤爾辛斯基牽引機工廠、巴里卡迪兵工廠和紅色十月（Krasny Oktyabr）鋼鐵廠。

9月27日，第389步兵師、第100輕裝師（Jäger Division）與第24裝甲師首次針對這三個區域發動攻擊。兩個星期之後，德軍蹂躪了第澤爾辛斯基牽引機工廠，並向巴里卡迪兵工廠挺進。他們於10月14日再次進擊前，戰火短暫地平息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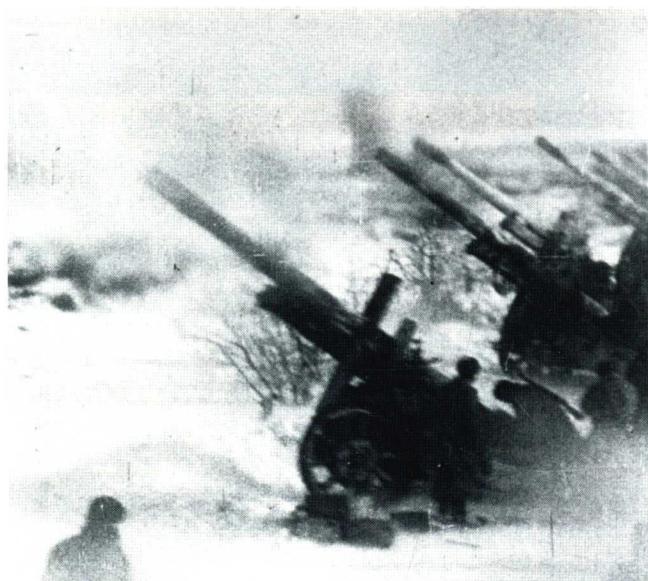
紅色十月鋼鐵廠的戰鬥非常激烈，戰況陷入膠著。不過，寒冬來臨，氣溫逐漸降到零度以下，這對德軍愈來愈不利，而且他們的戰力僅剩下十分之一。第6軍團於11月11日發動最後一起大規模攻擊，卻被抵擋下來，而朱可夫則在同月19日展開反攻行動。

紅色十月鋼鐵廠的防衛者正凝視著一支伊留申（Ilyushin）Il-2型斯圖莫維克（Stormovik，即俄文密接支援機）小隊飛越廠房上空，準備攻擊附近的德軍陣地。第6軍團於1942年9月27日首次進攻紅色十月工廠，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那裡成為二次大戰期間東線戰場最艱苦且代價最高昂的戰區。



德軍 MG 34 機槍小組正向躲在工廠屋頂的狙擊手開火。史達林格勒的工業區是進行伏擊的理想之地。





1942年11月19日，蘇聯向第6軍團北翼的羅馬尼亞部隊展開大規模砲擊，接著又有六個蘇聯軍團發動壓倒性的攻勢，由第1近衛軍團和第5戰車軍團擔任先鋒。



德軍與軸心國部隊投降之後，羅馬尼亞的德梅特里奧（Demetriou）將軍、埃德爾·馮·丹尼爾（Edler von Daniel）中將和第14軍指揮官赫爾穆特·施洛梅爾（Helmuth Schlömer）將軍聚在一起。儘管他們在戰俘營的生活會很悲慘，但普通士兵的處境簡直是宛如地獄。

在頓河防線的義大利部隊不敵蘇聯紅軍的強大攻勢，全面撤退。他們的糧食不足，彈藥短缺，生病加上受凍，代表史達林格勒附近軸心國部隊只有撤退，否則就會被消滅。

包圍區的最後一座機場是在皮托姆尼克（Pitomnik），隨著蘇聯軍隊逼近，那裡的景象亦令人觸目驚心。上千名負傷的士兵爬過雪地，並孤注一擲地搶搭上最後一班飛機。

希特勒禁止將領或黨內高階幹部利用特權救出史達林格勒的朋友或親戚，但還是有人被偷偷帶走，像是艾伯特·史貝爾（Albert Speer）的兄弟就從治療他的野戰醫院裡消失，最後被登記為失蹤。不過，在工兵單位擔任上尉的希特勒外甥，露·勞巴爾（Leo Raubal）沒有逃走，他淪為戰俘。希特勒後來要求用史達林的兒子伊阿科布（Iacob）交換勞巴爾，卻遭拒絕。



瓦圖欽的西南方面軍

第1近衛軍團
第5戰車軍團
第21軍團
338,631名士兵
2,201門火炮
4,300具迫擊砲
628輛火箭發射車
730輛戰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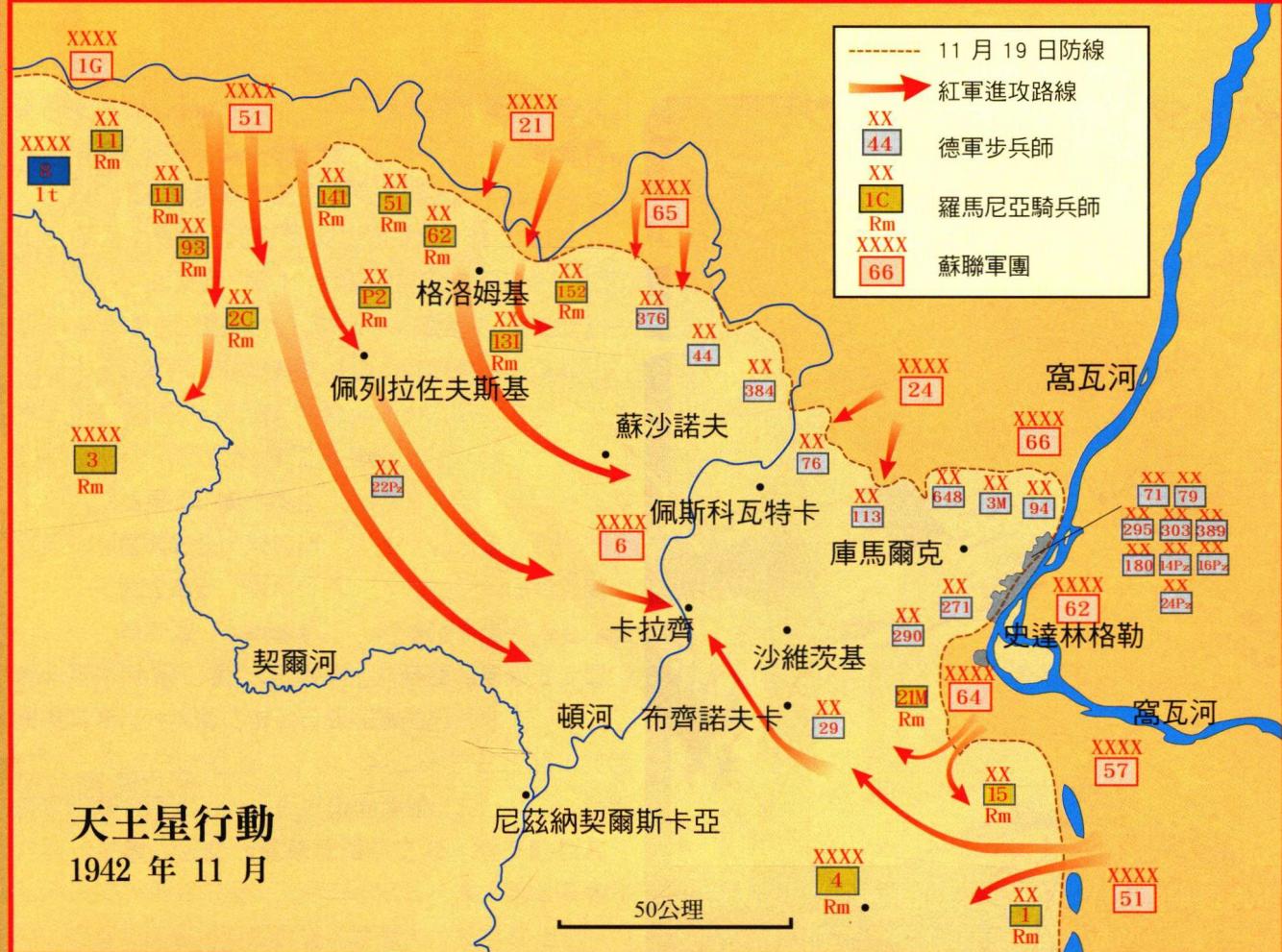
羅科索夫斯基的頓河方面軍

第65軍團
第24軍團
第66軍團
292,000名士兵
1,838門火炮
3,937具迫擊砲
435輛火箭發射車
180輛戰車

葉爾門科的史達林格勒方面軍

第62軍團（守衛史達林格勒）
第64軍團
第57軍團
第51軍團
383,000名士兵
2,500門火炮
3,300具迫擊砲
337輛火箭發射車
650輛戰車

包圍第 6 軍團



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的頓河方面軍 (Don Front) 於 1942 年 11 月 19 日早晨 7 點 30 分展開「天王星行動」(Uranus Operation)，突擊羅馬尼亞第 3 軍團。半個小時後，尼可萊·瓦圖欽 (Nikolai Vatutin) 的西南方面軍也發動攻勢，使得戰線拓寬到 8 公里以上。五十多萬名士兵和一千輛左右的戰車迅速攻向羅馬尼亞的陣地。翌日 10 點，安德烈·葉爾門科 (Andrei Yeremenko) 的史達林格勒方面軍 (Stalingrad Front) 亦加入戰局，巨大鉗形攻勢的兩翼於 11 月 23 日在卡拉齊 (Kalach) 附近會合，封鎖了第 6 軍團的退路。

約兩萬五千名病患或傷患被撤離史達林格勒，還有一些專家和軍官在投降之前獲准返家。然而，絕大部分凍傷截肢或生壞疽的人終究難逃一死。自十一日起，德軍的麻醉藥已經用光，傷者甚至無法減輕疼痛。

第 6 軍團的末日

德軍投降前夕，希特勒晉升保盧斯為元帥，心照不宣地要他自盡，因為史上從來沒有德國元帥投降過。然而，保盧斯拒絕結束自己的性命，並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投降。第 11 軍的指揮官史特瑞克 (Strecker) 堅持最久，他的部隊駐守在城北，於二月一日才投降。諷刺的是，史特瑞克曾為一名反納粹的老兵。另外，幾

小群士兵自行突圍，企圖殺出一條血路。他們偶爾被德國空軍的偵察機發現，卻沒有人回得了家。

對受難士兵的家屬或朋友來說，史達林格勒之役不但是一場挫敗，更是一次背叛。希特勒承諾會解救第 6 軍團，可是他們最後卻成為希特勒瘋狂策略和戈林虛榮心下的犧牲者。

在被包圍的三十萬名德軍當中，有九萬一千名生還者放棄抵抗。投降的士兵又有一半未能活過春天到來。令人好奇的是，蘇聯在一九四一年射殺了一萬五千名波蘭軍官，他們對待德國第 6 軍團的軍官卻寬容許多，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於大戰結束後倖存下來。不過，百分之九十五的一般士兵則死在蘇聯的戰俘營或勞改營裡。



鐵棺材：U艇的末日

到了西元一九四三年初，情況顯示鄧尼茲的 U 艇艦隊似乎正贏得大西洋之役。更多的德國潛艇被派到海上，盟軍船舶的損失亦愈來愈慘重。

九四二年的前七個月，德國海軍 U 艇艦隊的人員又一次陶醉在「快樂時光」之中。一月十三日，於美國東海岸待命的 U 艇艦長收到正式命令，攻擊美國的船艦。由於美國陸軍、海軍與民間船舶管理部門相互不協調，海岸一帶的城鎮又未實施所謂的「燈火管制」，燈光照出了船的輪廓，使她們成為容易遭掠奪的目標。德國的潛艇於白天待在水下，薄暮時分才出沒伺

機突襲。美國的商船仍然獨自航行，而且經常為燈火照亮，所以蒙受慘重的損失。

美國相關當局浪費了很多時間，才接受英國得來不易且免費提供的反制經驗。儘管部署在美國東岸的 U 艇數量不多，同一時間從未超過十二艘，但美國海軍直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才有辦法應付 U 艇的攻擊。他們每個月平均損失了一百艘商船，總噸位高達五十萬噸。